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十五回 蓋嬌娘行刺狀元府 陳清秋計上藏軍山

正在花雲平與阮英、唐鐵牛打算再去連雲庵的時候。外頭進來一個門丁：

「啟稟狀元，在店門外來了一個村姑，她說找您要來告狀。」

「嗯？你們沒跟她去說嗎？州官、縣官、本地父母官，代管墳頭三尺土，叫她到那裡去告哇，我現在是奉旨平山剿寇，不代理民詞。」

「狀元，我們說了，她說她的冤枉特別大，非您誰也管不了。」

「這……好吧，把她叫進來。」

「是。」

不大會兒工夫，門丁領來一個年輕的姑娘。這個人哪，身上穿著一身洗了多少水的都透了色兒的藍布褲褂，下邊蹬著一雙家做布鞋，頭上蒙著藍底兒白花兒的一個頭巾，在她腋下，夾著個小行李卷兒，低著頭就進了客廳。

「這是我們狀元。」門丁先作介紹。

「狀元大人在上，我給您叩頭了。」說著話就跪到那兒了。

周景龍說：「你不到州府縣衙那兒去告狀，來到我的公館鳴冤，不知你狀告何人？有什麼冤枉？」

「狀元，我的冤枉，非您誰也管不了，我有天大奇冤，冤深海底。」

「噢！你姓字名誰？」

「我……」這個我還沒等說完，啪！衝著周景龍，抬手就是一袖箭，這工夫，花雲平正挨著周景龍，依仗著手疾眼快，反應靈敏，他發現下面是個刺客，用身子一擋周景龍：「狀元，不好！」說聲不好，這個袖箭也打出來了，沒打到周景龍的身上，卻打在了花雲平的右肩頭，花雲平哎喲一聲，撲通就倒在那兒了。「小八義」的弟兄一看，「這是個女響馬，別讓她跑了！」

再看這個丫頭，由打下面騰地一下站起身來，把這小鋪蓋卷兒一抖，由打裡頭拿出一口柳葉單刀，縱身形，就往門口這兒跑。

「把門口堵住嘍！」

這丫頭叭！叭！叭！抬手又打出幾支袖箭，一縱身，就縱出了客廳的門口，一轉眼把差人又打傷了兩三個，全倒在地上了，這丫頭就出去了，剛一出門口，正好碰上唐鐵牛，「啊，蓋嬌娘！」

一看正是高山上蓋世英的女兒蓋嬌娘。別人可都沒見過，就唐鐵牛認識呀，姪子把鐵棒槌拿出來了，說：

「好丫頭哇，我就這麼一會兒沒在屋裡，出去解了個手，你就跑這兒行刺來了，你看著棒槌。」

唐鐵牛擺著棒槌就照蓋嬌娘砸來了。蓋嬌娘擺刀相迎，和唐鐵牛就在當院打起來了。這時候由客廳裡這幫人全都湧出，阮英、金貴、尉遲霄、孔生、徐文彪，就把這丫頭圍在當中：

「丫頭，你趕快服綁！」

這丫頭柳眉倒立，杏眼圓睜，舞著柳葉單刀是殺前擋後，殺左護右，她打了一會兒工夫，突然往兜裏一伸手，把迷魂手帕就掏出來了，啪！往起一抖……

這幫人，早有預料，知道這丫頭身上有迷魂手帕，她手這麼一抬，大伙嚇得往兩旁這麼一閃，她一縱身，噌！就上了房了。緊跟著唐鐵牛也飛上去了。

「小丫頭片子，哪兒跑？到這兒來就得把命留下，不然哪，你是跑不了的！」

唐鐵牛追出去有兩三棟房，再看這姑娘往兜裏一伸手，唐鐵牛就知道要壞，又要使那迷魂手帕，他奶奶的，迷魂手帕要是一抖，我是非趴下不可，唐姪子馬上把身子一轉就趴在房上了，唐鐵牛心想：我把身子扭過來，我聞不著，就昏不過去。一轉身，哪知道這丫頭拿的不是迷魂手帕，她由身上拿出來的是個走線飛抓，這個飛抓呀，像人手似的有五個鋼鉤，她把這東西扔出來，想把唐姪子抓住拽到房下摔死他，刷的一聲，飛抓一出來，唐鐵牛正好一轉身，這一飛抓抓到姪子的後腰上，「嗨！啥玩意？」唐鐵牛不知道什麼東西把他給抓住了，這姑娘，手上有套腕：「你給我過來！」蓋嬌娘就拽唐鐵牛。姪子他又粗又壯，分量又沉，他用兩手摳著房簷：「我就不過去！」嬌娘手一使勁。嗤啦！把姪子的褲腰給拽下來了，把褲子給扯掉一大塊，「哎喲！黃毛丫頭，怎麼那麼損，打仗還興扒褲子的嗎？你不害臊，我還害臊哪！」

姑娘一看，哎呀我的媽呀，這個姪小子……姑娘走了。

唐姪子再一看，姑娘沒有了。等下面這哥幾個上來，再想抓她，上哪兒抓去？唐鐵牛就蹦下來了。

「你們先進屋啊，我得換褲子。」

唐鐵牛到旁邊屋裡把褲子換好了，才來到中廳，這時把花雲平已抬到東廂房去了，雲平現在是面色發黃，嘴唇發青，中的是毒藥袖箭。

弟兄們一個個束手無策，嗨！

尉遲霄、孔生一看，這可怎麼辦哪？急得來回直走，阮英說：

「三哥，這回行了，你上連雲庵報喪去吧！見了我七嫂，你跟她說明白，能來就來，不來呢，就算罷了，這個信兒務必給她帶到，三哥，你快點去吧！」

「哎，那我這就去，反正這麼說吧，兩個人正別著勁兒呢！這人眼看要死了，也不一定能來呀，來不來在她，信咱們還得送。」

「

唐鐵牛連跳帶蹦就來到了連雲庵，一進廟門，唐姪子就哭了：

「弟妹呀，我來報喪來了，弟妹呀！」

唐姪子由打前院直哭到後院，蛤蟆噪，又癩又寬，牆外走道的都能聽著。陳清秋聽著好像是三哥的哭聲，趕緊把門簾一撩：

「三哥！」

「弟妹呀，我來給你報喪來了！」

說著唐鐵牛就進來了，陳清秋一看鐵牛這個樣子，心裡可就沒有底兒了：

「三哥，出了什麼事了？」

「弟妹呀，你不知道哇，蓋嬌娘化了裝，到我們公館去行刺，結果打狀元沒打上，把花雲平給打傷了，這一毒袖箭哪，雲平就死了。」

這句話剛說完，陳清秋只覺腦袋轟的一聲，就坐到地上了。

「三哥，你說什麼？雲平死了？雲平他，真的死了嗎？」

「啊，不過還有呼吸之氣，不點兒不點兒了，眼看就咽氣了，看那意思，是等近人呢！」

「三哥，你說的，是真的嗎？」

「弟妹呀，我當大伯子的，怎麼能撒謊呢？弟妹呀，我給你報喪，主要是給你送個信兒，不管怎麼說吧！你們倆不是好過一場嗎，弟妹你不是愛我的老七嗎？你要是心裡頭還有他，就看他一眼，如果說沒有什麼感情，你不去也行。只能你不去，不能我不

來，我是來送個信兒，弟妹，我還得趕緊回去看看，給他入殮。」

「噢！」陳清秋聽到這兒，柳眉倒立，秀眼圓睜，蓋嬌娘啊蓋嬌娘，你好狠毒啊！你真能下毒手哇！

「好吧，三哥，你頭前帶路，我跟你下山，給雲平報仇！」

「弟妹，那麼說，你就不出家了。」

「我出什麼家？雲平死了，我就跟他去了，我活是花家人，死是花家鬼，三哥，你等我收拾收拾。」

陳清秋把雲巾摘下，鶴髦脫掉，換上自己原來上山的那身衣服，一身白綢子短衣，下面蹬上牛皮的小靴子，背背單刀，肋掛鏢囊，把應用的東西全帶到身上，跟著唐鐵牛來到前院的禪堂，一見老尼就給她跪下了：

「師父，我要走了，大概您不知道來了兩三次的這幾個人是誰吧？這位是我三哥，她是大宋營之中的四品都尉，叫唐鐵牛。那個小個不大，瘦小枯乾的，是招討使阮英，那是我的兄弟。我丈夫也是宋朝的將官，叫花雲平。他被歹徒賊人給打傷了，我要給他報仇，師父，我要下山了，我給你磕頭，我這一出家，接著又一還俗，算是攪鬧了禪林靜地，給您也招惹了不少麻煩，神佛要怪罪我的，師父，多替徒兒祈禱吧！我現在就要下山了，我要不顧一切，給他報仇雪恨！」

「阿彌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孩子，你早就應該去，神佛怪罪，有我呢，我可以多念幾遍經，禱告禱告，你就快點起身吧。」

老尼心想，你一天不走，我這一天不能清靜。

「多謝恩師！」

陳清秋給師父淨修磕了三個頭，跟著唐鐵牛離開了連雲庵，來到了公館。

唐鐵牛到了大門這兒一告訴門軍快稟報，周景龍帶著弟兄們就迎出了大門。清秋一看狀元親自迎接，眼裡含著淚水，心情十分激動。陳清秋說：

「狀元，您大駕迎接，我實是擔待不起，狀元萬福。」說著飄然一拜。

狀元說：「嫂嫂不必過謙，趕快請到裡面。」

陳清秋跟著周景龍，他們就走進了店房，陳小姐說：

「請問雲平現在哪裡？我要看看他。」

阮英說：「就在東廂房，走吧！大伙簇擁著陳小姐，像眾星捧月一樣，就來到了東廂房，一看雲平在床上躺著，身上蓋著一個褥單，這是個熱天哪。陳清秋一看花雲平躺在床上，面色焦黃，嘴唇像靛葉那麼青：「花將軍！」

花雲平現在是一個只有一絲氣的死人了，蒙上一張紙就能哭了，呼吸細如游絲……

唐鐵牛說：「你別說，我兄弟這氣脈還挺長，弟妹呀，等著你呢。」

「三哥，你先不要說話，他傷在何處？」

「這不是嗎？在右肩頭，這個袖箭誰也不敢起，怕起出來死得更快。」

阮英說：「是毒袖箭，我們都不懂啊！」

「好吧。」姑娘趕快洗了洗手，沏點鹽水，來到花雲平跟前，一伸手把這只袖箭，「嘯」就給起下來了。然後把傷口洗乾淨，用小刀子刮骨療毒，把隨身帶來的盛在小葫蘆裡的藥麵給上上了。然後給包紮完畢，陳清秋一看，雲平這個傷勢過重，因為時間比較長了，上完藥在那兒躺著，還是一動也不動，清秋說：

「狀元，雲平這個傷比較重，光外敷恐怕見效慢，我還得給他用點內服藥，觀察觀察，到明天再說。」

「那好。」阮英說：「嫂子，把藥拿出來，我們給他灌藥，您呢，到旁邊去歇一歇吧！」

陳清秋搖了搖頭：「弟兄們，你們去歇著去吧，讓我親自守著他。」

周景龍一看說：「好吧，我們大家先出去，叫陳小姐靜靜地在這兒休息休息。」大家全出去了，姑娘慢悠悠地拿過一個羹匙，掏出幾丸藥來，把藥丸給捻開了，水涼涼了。此時花雲平的牙關咬得還很緊，姑娘慢慢用筷子把牙關給撬開了，一點一點把藥給他灌下去，姑娘就坐在他的身旁，靜靜地看著他，現在已經有一更多天了，姑娘到這連飯都沒吃，幾次有人來請姑娘去吃飯，姑娘說什麼也不去，姑娘說：「現在我一點不渴，一點也不餓，等他的傷勢有了轉機，我再吃飯。」

大伙都很受感動，唐鐵牛說：「看見沒？這麼吵、那麼鬧，全是假的，現在這才是真的哪！咱們都走吧！」天哪！過了半夜了，眼看就要亮天了，花雲平的呼吸才趨向均勻，呼嚕呼嚕，漸漸恢復正常，姑娘這個心才算放下了，「他總算有救了，可嚇死我了。」

天剛蒙蒙亮，弟兄們全來了，陳清秋在那兒還直打瞌睡，不敢睡著了。「嫂嫂，您該去歇一會了，喲！我哥哥可是大見好。」陳清秋臉上有了笑容，「他可能是活了。」

「花哥哥，花哥哥。」阮英在旁邊喊他，花雲平就像睡醒了似的：

「我這是怎麼的了？」

陳清秋啊，趕忙站了起來，轉過身：

「阮賢弟、眾兄弟，我該告辭了。」

花雲平也愣了，怎麼陳清秋也在這兒啊？

阮英說：「嫂子啊，您上哪兒去呀？您累壞了，快請旁邊屋，先休息休息，喝點水，這一天水米都沒沾唇哪！」

清秋的眼圈紅了，她沒敢掉淚，怕大伙看見，她轉身就出去了。唐煙子就跟出來了：「弟妹呀，上這屋歇會兒，你就是真要走，也得緩緩乏兒再說呀！……」

此時，雲平就坐起來了，阮英跟周景龍把前後的經過跟他講說了一遍。雲平聽完，深受感動。人非草木，豈能無情？

「這……」

阮英說：「哥哥，小姐待你好幾次救命之恩啊，沒有小姐你死了幾個死了？現在可就看你怎麼辦了？」

雲平說：「這小姐肯定生我的氣了。」阮英說：「花哥哥，你趕快上旁邊屋去，給我嫂子去正兒八經地賠個禮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兄弟啊，你快去吧。」

花雲平趕忙下床，來到了旁邊屋裡，陳清秋在那坐著正掉眼淚呢，有人把飯菜給端來，給姑娘沏了一壺茶，姑娘也沒喝水也沒吃飯，弟兄們跟著也都全進來了。有的叫嫂嫂，有的稱弟妹，都說：

「別難過，吃點東西吧！」

花雲平看著小姐說：

「陳小姐，我對不住你，你待我的救命之恩，我今生今世也忘不了，小姐，你不要生我的氣。」

姑娘連頭也沒抬，抽抽達達還在那兒哭……

周景龍衝著弟兄們使了一個眼色：「都出去！」

嗯嗯，都明白，煙子第一個先明白了：

「咱、咱上外面先溜達溜達，這屋裡有點悶。」

這幫人全出去了，就把花雲平自己留到屋裡了。花雲平走近一步說：

「陳小姐，你還生我的氣嗎？我知道，你是個好人，我對你過去估計錯了，小姐，你就不能諒解我嗎？我這裡給你賠禮了。」

花雲平這邊賠禮，姑娘把臉轉到那邊，雲平等過來再一見禮，姑娘把臉又擰到那邊去了就是哭。

「小姐，你還不出氣嗎？小姐，你要再生氣的話，我花雲平就給你跪下了。」

雲平說著撲通就給姑娘跪下了，雲平這一跪，陳清秋就放聲痛哭，跟著也跪下了，趕忙把花雲平給攙扶起來，「花將軍啊，你真是我的冤家……」

雲平說：「小姐，你要還生我的氣，我就不起來了。」

陳清秋說：「我還敢生氣嗎？……窗戶外面人早就堆滿了，尤其是唐鐵牛這樣的窗戶眼捅得挺大，早就看清楚了：「行啦，這回一天的雲彩滿散——晴啦！」這叫花雲平一跪解前仇，夫妻和睦了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前面擺好酒宴，慶賀他夫妻和睦，把陳小姐請到中廳來，給我嫂夫人接風洗塵。今天大家要好好痛快快喝上幾杯。」

狀元一聲吩咐，酒席擺好，他們讓花雲平、陳清秋並坐在一起，大家舉杯敬酒，談笑風生。席間，周景龍就提出來了，打算給他們夫婦完婚，但是陳清秋執意不肯，她要先破藏軍山，然後慶團圓。

阮英說：「好，陳小姐，您這叫先國後家，令人欽佩。不過藏軍山上蓋嬌娘這個小丫頭的迷魂手帕十分厲害，聽說非您誰也破不了。」

陳清秋說：「弟兄們，嬌娘是我的親師弟，我們倆是一個師父教的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你的師父是哪一個？」

清秋說：「我們的師父是當年梁山神醫安道全。」

阮英說：「您怎麼不早說呢？鬧了半天您是梁山老前輩的弟子呀。」

姑娘說：「我現在說還晚嗎？」

阮英說：「既然您與蓋嬌娘是師兄弟，這個事兒可就有點兒不大好辦了。」

清秋說：「你說錯了，我們倆是師兄弟，這事就好辦了。」

阮英說：「怎麼好辦了呢？」

清秋說：「我打算借著我與她這個師兄弟的關係，打入藏軍山，做一個內應，把山寨上一切情況摸清楚，等時機成熟了，裡外夾攻，一舉而全殲山上歹徒，不知招討使意下如何？」

阮英一拍桌子：「好！七嫂真是巾幗英雄！不過……」

「不過什麼？」

「山上多是些刁鑽之徒，您隻身一人，打入匪穴，只怕萬一有何不測，不好脫險。」

陳清秋說：「我有蓋嬌娘做我的掩護，且又武藝在身，他山上眾人豈奈我何？就是萬一有了什麼閃失，我也能隨機應變，脫險下山，招討使與狀元盡請放心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如此說來，他日山破，當給姑娘首記頭功。」

阮英說：「就是不知道花哥哥放不放心？」

花雲平這陣兒就是心裡不願意，也得硬挺著，「為國報效，我哪能拉她的衣裳襟哪！」

阮英說：「要這麼說那我可就要讓陳小姐上山了。」酒席散後，阮英又特地囑咐了陳清秋幾句，讓她上山之後，把殿步雲，時長青的情況摸清，找出破山之路，弄明珍珠冠的存放之處……囑咐完了之後，這才委托花雲平，送姑娘上山。

花雲平跟隨著打扮好了的陳清秋就走出了安平鎮，送了一程，又送了一程，這陣兒花雲平才說真心話：

「小姐，你上山，我真有點擔心。」

「擔心什麼？」

「擔心你的安危，山上那是虎狼居住的地方，稍有不慎，就會引來殺身大禍，再者說，你年輕貌美，他們山上又有許多好色之徒，恐怕也要給你招來麻煩……」

陳清秋說：「我還貌美嗎？這麼貌美沒打動花將軍。」

花雲平說：「其實早就打動了，只不過我沒露真心話，現在你真要上山，我可有點真不放心。」

陳清秋嫣然一笑說：「你放心吧！憑我一身武藝，他們也奈何我不得，我也多加著小心，萬一不慎要有失節之危，我就一死了之，決不能敗壞花家門庭。」

姑娘說著話由打後背抽出單刀，把自己的青絲髮割下一縷來：「花將軍，你把我的青絲帶到身上，你我是結髮的夫妻，我若死了，就以它為念吧！你放心地回去吧！」

雲平說：「小姐，清秋，你要加萬分小心，千萬多保重，你若作了劉蘭芝，我便作個焦仲卿。」

清秋深情地看了他一眼說：

「花將軍，我走了，等成功之後，再慶團圓，等著我。」